發佈：2013-02-05, 週二 17:17
點擊數：12035

壹、前言

長期以來，中國共產黨從革命、建政到執政，都相當重視軍事工具的運用。毛澤東在位時便曾指出「不論是和平時期，還是戰爭年代，都必須做好軍事鬥爭準備」，並且將軍事演練放在軍隊發展的戰略地位。中國初期在處理對外關係時，對軍事工具的運用相當積極，動輒對外發動戰爭，這包括1950年的韓戰、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、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，以及1979年的懲越戰爭。

仔細觀察近年來中國處理外交危機的事例，可發現其已不像過去一樣，輕易對外發動戰事，但仍會透過軍事演習對外展示武力，警告對手如不做出讓步，後果將十分嚴重，藉以暗示中國在必要時將具備動武的決心與能力，這在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、2010年南海爭端以及目前較受關注的釣魚台問題上，都可看到類似的作法。

基本上，中國軍事演習的目的，跟一般國家一樣，主要在於「練兵」，但除此之外，還跟其他軍事強權一樣，具有「炫武」的特性，特別是在解放軍軍事現代化獲致一定程度的成果之後。「練兵」主要在平時，目的是透過軍事操演，提升部隊作戰能力；「炫武」則通常運用在危機情勢，目的在對外展現軍威，達到「強制外交」（coercive diplomacy）的目的。有關中國軍演的轉變與特色，本文針對練兵內容、炫武方式、假想敵的轉變等部分，提出以下的綜合觀察。

貳、練兵內容反映中國安全關切

解放軍軍演的目的之一在於練兵，也就是透過軍演，檢視部隊的戰鬥準備和作戰效能。在不同的歷史階段，解放軍軍演的內容大多配合國際情勢與外在安全環境的改變，進行必要的操演。因此，從解放軍在不同時期舉行的軍演，可看出中國安全關切與軍事應對策略的變化。

在1950年代，解放軍的軍演主要在進行「正規統一的軍事訓練」。這個時期的解放軍想擺脫過去革命時期「土八路」的游擊戰法，轉而成為一支接受正規訓練的國家軍隊。在這個階段，中國的安全關切來自兩方面：一是在1950年韓戰爆發後，中國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海上，所以特別重視抗登陸作戰，1955年11月解放軍曾在遼東半島舉行結合陸、海、空軍聯合操演的大規模抗登陸演習，這是解放軍史上第一次舉辦的大規模多兵種實兵聯合演習。中國的第二個安全關切則是台海情勢，因此1959年5月南京軍區曾在浙江杭州灣，舉行加強步兵師渡海登陸實兵演習，透過登陸台、澎、金、馬的戰爭想定，測試解放軍執行三軍聯合登陸作戰的能力。

在1960年代，中國開始重視「群眾性練兵」，也就是強調單兵戰術與戰鬥技能，甚至曾舉行全軍大比武。但後來發生的文化大革命，讓解放軍的正常演訓受到影響，在1966年到1969年期間，幾乎沒有舉行過任何大型軍事演習。

到了1970年代，中國在中蘇邊界戰爭爆發後，開始擔心來自蘇聯的軍事入侵，因此解放軍演訓集中在因應蘇聯地面部隊威脅的「三打三防」（打坦克、打飛機、打空降以及防原子、防化學、防生物武器），同時動員大量民兵參與軍事演習，進行全民作戰操演。這個時期最大規模的

Phoca PDF

演習，當屬1973年10月北京軍區在華北舉行的對抗蘇聯坦克集群大型軍事演習，總計動員2萬多名兵民參加。

在1980年代，中國受到1979年「懲越戰爭」戰果不如預期的刺激，更加重視部隊的正規訓練，單在1981年一年之內，解放軍進行團級以上的軍演便多達1000多次。1981年9月，解放軍更舉行了高規格、大規模的華北軍演，在這次演習中，鄧小平罕見地穿著軍裝，全程觀看5天的部隊操練。

1990年代，美國在1991年發動波灣戰爭，開啟高科技戰爭的新頁。解放軍也這個時候提出「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」的建軍目標。在這段時間，解放軍的軍事演習以登陸作戰及對台威懾為主。最具代表性的軍演當屬1995年7月在東海進行的導彈試射、1995年11月舉行的三軍聯合軍演，以及1996年3月進行的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演習與導彈試射。

進入21世紀以來，解放軍將建軍重點轉為「打贏現代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」，強調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重要性，重視科技練兵，試圖引進高科技、信息化的觀念與技術，提升整體戰力。為此，解放軍舉行的軍演幾乎都以聯合作戰、全域作戰以及遠距作戰為主（參閱下表）。

表 解放軍近年重要軍事演訓

時間	演習代號	演習內容與目的
2000年6月		• 內容：由空軍進行進攻演練，歷時13天，首次動員從北到南大機群執行遠程機動攻擊，展現空中攻擊力量。 • 目的：對台威嚇。
2001年6月	「解放一號」	• 內容：解放軍在東山島舉行聯合登陸實兵作戰演練，為歷來最大規模的三軍聯合登島作戰演習（演習科目包含擊沈航空母艦）。 • 目的：威嚇台灣、警告美國。
2004年9月	「鐵拳2004」	• 內容：在河南確山舉行機械化步兵師山地進攻演習，有來自16個國家的軍隊領導人、軍事觀察員及13個國家駐中國武關觀摩演習。此為解放軍當時邀請國家最多、軍事觀察員層次最高、對外展示規模最大的演習。 • 目的：對外展現解放軍的「開放」與「透明」。
2008年9月	「聯合2008」	• 內容：解放軍在渤海灣進行陸海空三軍聯合渡海登陸演習，從山東半島轉戰遼東半島，是解放軍首次組織跨越兩個半島聯合的演習。 • 目的：反制美韓加強軍事合作，因應朝鮮半島情勢。
2009年8月	「跨越 2009」	• 內容：動員瀋陽、蘭州、濟南、廣州等4大軍區，進行跨區實兵演習，強調解放軍的全域機動能力。 • 目的：慶祝建政60週年、建軍82週

Phoca PDF

		年。
2009年10月	「前鋒-2009」	• 內容：動員陸空兩個軍種、11個兵種，包括空軍、空降兵、陸航、電子對抗、砲兵、裝甲、防空、戰術導彈等武器、近萬名官兵參演。 • 目的：測試陸空聯合作戰成果。
2010年7-9月		• 內容：解放軍在黃海舉行一系列軍演，包括：海軍在舟山至台州以東的東海水域進行長程火砲實彈射擊演習（7月初）；濟南軍區舉行「交戰2010」海上應急保障演練（7月中旬）；濟南軍區舉行「聯合2010」防空部隊聯合演練，動員官兵1萬2 千人、7種戰機參演（8月上旬）；北海艦隊在青島東南方海面舉行砲艦射擊演練（9月上旬） • 目的：警告美韓，因應天安艦事件後美韓同盟強化並舉行黃海軍演。
2010年7月		• 內容：動員北海、東海與南海三大艦隊，在南海周邊水域舉行聯合作戰演習，演習科目包括海上遠程精準打擊與航空兵制空作戰等任務。 • 目的：警告美國、越南、菲律賓，因應南海情勢。
2012年8月		• 內容：廣州、成都、濟南3大軍區各自舉行實戰演練，演習科目包括：火炮打擊、防空兵作戰、遠程火力系統射擊。 • 目的：威懾美日，因應釣魚台情勢。

參、例行性「練兵」結合針對性「炫武」

近年來，中國「海洋維權」觀念快速提升，解放軍也越來越重視對周邊水域，包括黃海、東海、台海與南海的掌控。相關水域的掌控，不僅牽涉中國對周邊領海的聲索、影響中國對外海運安全，也涉及中國對傳統上第一島鏈戰略圍堵的突破。

尤其解放軍海軍的軍演，不論在規模或次數上，都大幅地增加，至於演習的內容則側重在海上領土防衛、快速動員、指管協同、長程兵力投射等項目，反映出海軍作戰任務的調整。近期海空軍的角色之所以受到重視，除了中國整體安全環境出現變化外，也跟中共自17大以來中央軍委會成員中海空軍將領人數增加有關，讓科技軍種在最高軍事決策部門內擁有更大的發言權。[1]

2010年7月23日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（Hillary Rodham Clinton）和中國外長楊潔篪在第17屆「東協區域論壇」外長會議中，針對南海問題出現言詞交鋒。美方認為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國的「國家利益」（national interests），呼籲各國透過國際機制解決爭端，相關主張與中國立場背道而馳，引發中方不滿。

Phoca PDF

數日後，解放軍在2010年7月27日宣佈動員北海、東海與南海三大艦隊，在南海周邊水域舉行聯合作戰演習，演習科目包括海上遠程精準打擊與航空兵制空作戰等任務。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在視察這場演習時刻意強調，解放軍必須「高度關注區域情勢的發展與變化，紮實做好軍事鬥爭準備」，趁機對外展現中方做好軍事準備因應區域情勢的強硬態度。[2]

另外，在黃海方面，2010年美國與南韓在天安艦事件發生後，為展現同盟合作關係，於7月下旬在南韓東部海域（日本海）舉行「無畏精神」（Invincible Spirit）聯合軍演，動員8,000名美韓部隊、核動力航母與200架戰機參演。9月上旬，美韓再度在南韓西部海域（黃海），舉行海上聯合反潛演習。中國為了反制美韓聯合軍演，也在2010年7至9月舉行一系列軍演，演習科目包括進行長程火砲與艦砲射擊，展示海上打擊火力，並且舉行大規模防空演練，藉以展現「因應敵人向國土及重要戰略目標實施縱深打擊的防衛能力」。

2012年8月，中國與日本因為釣魚台問題出現緊張。解放軍方面隨即動員廣州、成都、濟南三大軍區，各自舉行實戰演練，操演火炮打擊、防空兵作戰、遠程火力系統射擊，這些動作具有恫嚇日本、警告美國的意味。

針對前述軍演，外界比較不容易看懂的是，這些配合突發事件的「炫武性」軍演，究竟有多少針對性？其策劃過程又是如何形成？

若從更早的1995至1996年台海危機來看，當時解放軍軍演具有高度的針對性：第一波是美國在1995年5月同意李登輝前總統訪美後，解放軍宣佈自1995年7月21至28日，在台灣東北海面80海里處試射飛彈；第二波是針對1995年年底台灣立委選舉，解放軍宣佈1995年11月中旬成立「南京戰區」，動員16萬人，200百架戰機、100艘戰艦，舉行海陸空聯合軍演；第三波演習則是針對台灣總統大選，解放軍宣佈1996年3月12至20日舉行海空聯合軍演，動員三大艦隊、300架戰機、15萬人參演。

在前述三波演習中，除了第一波演習是透過飛彈試射的方式進行外，其他兩波演習都經過長時間規劃、大規模動員，甚至成立「戰區」來籌備相關事宜，具有高度的針對性與炫武性。這類大規模「炫武性」軍事演習，通常涉及各軍、兵種之間的協調與動員，是項龐大的軍事行動，不是說演習就演習。

相反地，若從中國在2010年7月因應南海問題、美韓聯合軍演以及2012年8月針對釣魚台問題所舉行的軍演來看，比較像是中國利用例行的「練兵性」軍演，透過政策立場宣示或媒體放話，達到炫武的目的。每年的7至10月份，本來就是解放軍檢視訓練成果、測試武器、驗證戰法的「練兵性」軍演熱季，一旦在此時期剛好出現外交爭端，中國軍方或媒體便透過相關演習資訊的公佈，對外進行「炫武」，達到外交上的強制效果。

以2012年8月釣魚台爭端為例，解放軍似乎是配合釣魚台緊張情勢升高，適時對外發佈演習訊息，詳列演習科目內容，有意將例行性的「練兵式」軍演，利用外交或媒體的操作，升高成具有針對性、警告性的「炫武式」軍演。因此，就在解放軍公佈這次的演習資訊後，中國官方《環球時報》隨即在2012 年8月27日以《解放軍海上演習是對日本的回答》為題，發表社論指出，南京軍區在東南沿海的海陸空聯合作戰演習「來得非常及時」、「中日若開戰將是中國洗刷一個世紀恥辱的戰爭」，有意透過媒體的宣傳及詮釋，展現中方不惜一戰的強硬態度。

肆、演習假想敵逐漸多元化？

Phoca PDF

接下來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是，解放軍軍演的假想敵，這些年來到底有沒有改變？台灣是否還是解放軍演習的主要假想敵？還是隨著區域安全環境的變化，解放軍的假想敵已有所調整？

我國國防部在2011年國防報告書中指出，近期解放軍各項演訓活動仍以強化對台針對性軍備為主。[3]
另外，根據美國國防部在2011年公佈的《中國軍事及安全發展報告》，解放軍仍無減緩對台軍事準備的跡象。美國國防部認為兩岸關係在過去幾年有所改善，雙方推動經貿交流與合作，美方歡迎並鼓勵兩岸透過這樣的方式，降低彼此緊張、拉近雙方差異。但目前仍無徵兆顯示，中國已著手減緩對台軍事準備活動；換言之，儘管兩岸關係緩和，中國軍隊仍持續提升軍力，尋求嚇阻台獨，並且阻絕第三方包括美國干預台海情勢。[4]

然而，根據日本共同社在2012年3月30日的報導指出，在兩岸關係改善後，解放軍的演習內容已經出現變化。在過去5年當中，解放軍由師級和旅級軍官指揮的軍演，其中7成以上都是針對台海作戰而設計。但從2008年開始，除了因應台灣獨立與美日支持台獨的戰爭場景以外，解放軍也開始增加許多和台灣問題無關的軍事演習，包括因為國境糾紛引發中國和印度、越南等鄰國的戰爭，或是美國單獨入侵中國以及美日聯手入侵中國的戰爭想定。[5]

當然，對於解放軍軍事演習假想敵有無改變的分析，必須基於更客觀的數據，包括歷年來針對演習科目所建立起來的完整量化資料。若依目前台美日相關官方報告與媒體提出的質化分析，僅能得出一個初步的觀察，那就是解放軍並未完全排除針對台海情勢的戰爭想定（包括外國勢力介入台海情勢），只是在安全環境出現變化後，解放軍在軍事演習中已開始增加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的戰爭想定。

伍、結語

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亞丁·懷倫（Allen S. Whiting）曾分析中國處理危機的行為模式，發現中國在危機發生初期，常會刻意對外展現「鋌而走險」（risk acceptance）的強硬姿態，威嚇對手讓步，除非超強（例如美國）介入情勢，中國才會採取行動，進行危機控管，避免情勢失控。[6]

在中國進行前述「強制外交」的過程中，軍事演習與武力展現成為中國在危機初期展現「鋌而走險」強硬形象的重要手段。尤其隨著中國國防資源增加，解放軍進行軍演的規模與次數也跟著增加，不論是例行性的「練兵式」軍演，還是具有針對性的「炫武式」軍演，都開始被頻繁地運用來當作「強制外交」的工具。

中國在處理涉外爭端時，透過軍演操作強制外交，對亞太國家而言，不僅是項「軍事」議題，也是一項「戰略」議題，各國必須妥善因應，稍有不慎，可能鼓勵中國內部鷹派抬頭、增加軍方發言權，讓中國的外交更具「專斷」（assertiveness）特色

作者蔡明彥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

註解：

Phoca PDF

發佈：2013-02-05, 週二 17:17
點擊數：12035

1.新加入的中央軍委包括：張定發為潛艦將領出身；靖志遠曾任二砲司令員；喬志清為空軍司令員；陳炳德雖出身南京軍區司令，但曾指揮空降15師。

2.〈三大艦隊南海聯合作戰軍演〉，《大公報》，2010年7月30日。

3.《中華民國100年國防報告書》（台北：中華民國國防部，2011年），頁66。

4.US DoD,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: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2012, pp.2-3.

5.〈日媒稱解放軍軍演主要假想敵已發生轉變〉，中評網，2012年4月1日。

6.Allens S. Whiting, "China's Use of Force, 1950-96, and Taiwan," International Security, Vol.26, No.2 (Fall 2001), pp.103-131.

Phoca PDF